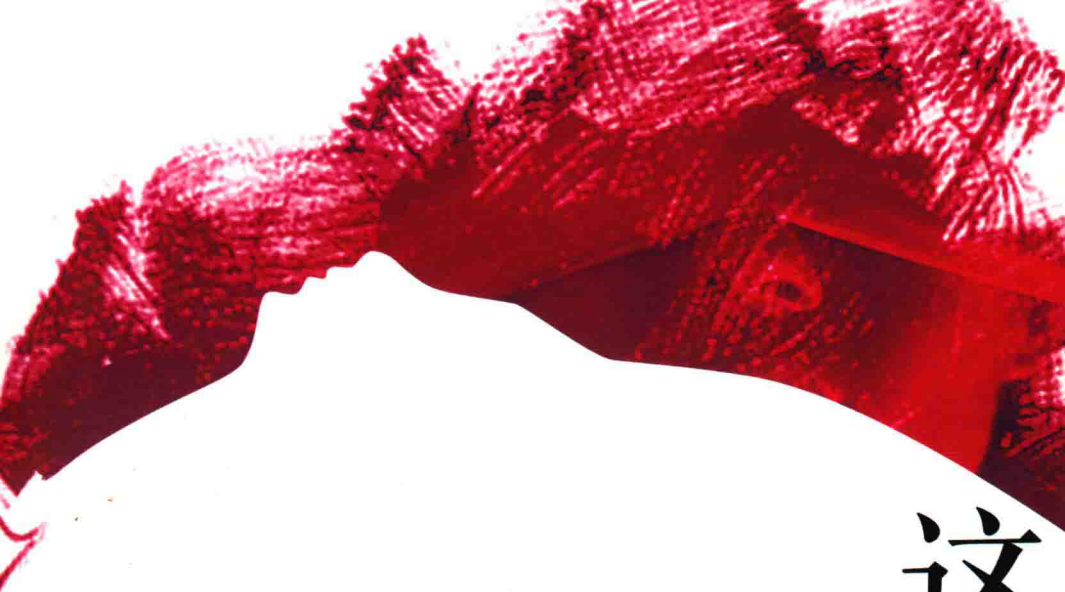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秦锦屏 · 著

这是一部语言鲜活的小说佳作，栩栩如生的人物俯首皆是，泥土的芳香、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，带给人思索与启示。

这么旺的火， 也烧不热个你

这么旺的火， 也烧不热个你



秦锦屏 ·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么旺的火,也烧不热个你 / 秦锦屏著. —广州:羊城晚报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543-0161-6

I. ①这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3791号

这么旺的火,也烧不热个你

zheme Wang de Huo, ye Shao bu Re ge Ni

策划编辑 吴 江

责任编辑 黄捷生

责任技编 张广生

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

责任校对 何琳玲 雷小留

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(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邮编:510085)

网址: www.ycwb-press.com

发行部电话: (020) 87133824

出 版 人 吴 江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(广州市黄埔茅岗环村路238号)

规 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16 字数200千
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3-0161-6 / I · 203
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(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

01 这么旺的火，也烧不热个你

——《中国作家》2011年第3期发表

——《小说选刊》2011年第6期转载

——2013年获首届广东省小说奖

59 老郎同志123

——原载《北京文学》（精彩阅读）2011年第6期

95 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

——刊《红豆》2011年第10期

119

棋子

——原载《中国作家》2008年第3期

157

乡村恰恰恰

——刊于2009年2月《延河》

181

五月的悼词

——《深圳警察文艺》2013年第1期

191

拉手手，亲□□

——《红豆》2013年第7期

代后记—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生活 / 206

附：秦锦屏历年创作大事记 / 209

《中国作家》2011年第3期发表

《小说选刊》2011年第6期转载

2013年获首届广东省小说奖

这么旺的火
也烧不热个你

秦锦屏

1 仅仅是传说

提起胡儿台的张红杏，方圆百里，妇孺皆知。关于她的传说从古到今，亦真亦幻。

老年人说：“红杏这女子，一看，就不是那平地卧的兔儿！”

女人们则挤眉弄眼，嫉妒又神往地说：“嫁汉要嫁李自成，当婆姨就当张红杏。”

张红杏一出娘胎，就是个白面麻子。

2 劳 模

风起雨落，年年麦儿黄。

十八岁的张红杏出落得大眼眼，红嘴嘴，还有一对匀溜溜的长腿腿；胸脯高，胯骨大，远看恰似一朵花！唉，可惜啊，一个大美人，让脸上的一把麻子给毁了。

胡儿台村的人，忘不了一九六三年的麦儿黄，经历了衣不遮体、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后，这一年的麦儿黄，照亮了全村男女老少饥饿的胃肠！麦子才刚挂浆，田埂上，乡亲们咽口水的声音，像盛夏时节的滚雷，轰隆隆，咕咚咚，此起彼伏。

粒粒饱满粒粒香，新割的麦子堆上了场！丰收喜讯上传后，领导亲自批示：为鼓励广大社员的革命干劲，忙完夏收，各小队推选一名劳动积极、政治过关的人，接受公社表彰。

表彰大会如期在公社的戏楼上召开。红红的对联儿贴出了喜庆，鞭炮声声炸出红火的好光景。架在村口老槐树上的高音喇叭，一遍遍催促着社员们出门。喜气洋洋的人们聚集在戏楼下，挺着吃饱的肚

子，嘘寒问暖，过年一样热闹。

胡儿台村的小队长胡新化，穿一身浆洗过的、颇显硬挺的老布衣裤，引着公社的夏干部，急忙忙穿过人群，在戏楼后台找到了张红杏。

“夏干部，她就是张红杏，是我们村，也是全公社最年轻的劳模！才十八岁。”胡队长满面放光，积极引荐。

夏干部跨前一步，紧握其手：“小张同志，年纪轻轻就当选为劳模，哈，大有作为啊！大有作为！”他扭头问身后的胡队长，“这个，小张同志的政治面貌是？”

“麻子脸！”张红杏仰着头，抢先回答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胡新化正要责怪张红杏嘴快、没礼貌，见夏干部开心，也绷不住笑了。

“笑啥？大实话嘛！”张红杏说。夏干部点点头，又轻轻摇摇头。

“夏干部呀，我们这位小张，张红杏同志，不光胆子大，嘴皮子功夫也相当好！”胡队长见夏干部高兴，又赶紧给他汇报了一句。

“哦？那好呀！”夏干部说，“马上通知下去，表彰大会增加一个环节，让张红杏同志代表全体劳模上台讲话。”

“啊，讲啥呀？”张红杏扑闪着大眼睛，仰起麻花花的脸问。夏干部大手临空一刹，很有气势地说：“坚持实事求是！说大实话！”

“就说你为啥不怕累，不怕苦，保持高涨的革命干劲！夏干部要的就是你的大实话！”胡队长紧跟着提醒一句。夏干部双手后背，目光坚定温和：“小张同志啊，你这个年龄，是为革命大显身手的好时候，好好干！我们会重点关注你，把你树成全公社的典型。树成一面

飘扬在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旗帜！”夏干部的眼神越过张红杏的头顶，大手刷地临空一甩，如旗帜迎风招展。

张红杏低了头，鞋底在地上蹭着：“我……我才念了两年书！”

“日后重点培养嘛。哈！”夏干部拍拍她的肩头，走了。胡队长也学着夏干部的样子，拍了拍张红杏的肩头，飞快跟出去了。

“嘎咚、嘎咚、嘎咚”三声炮响，雄壮热烈的音乐鼓劲又提神，劳模表彰会正式开始了！先是衣着整洁的公社干部轮流上台讲话，然后十多个穿各式补丁衣的劳模鱼贯登台，披红挂花受了奖。主持人朗声宣布：“下面，有请我们的劳模代表，胡儿台村的张红杏同志走上前来，给咱大家伙儿谈一谈，她为啥不怕苦，不怕累，样样事儿走在前！”

张红杏怀抱奖状，望着台下密匝匝的人头，十八岁的她，脸色赛过胸前的红绸花。突然，她发现胡新化队长的儿子，英俊的胡二锁也裹在人群中，她一个劲儿望着他笑……“张红杏同志，张红杏同志，请你放大胆，实事求是，把心里话跟大伙儿谈一谈！”主持人在催她了。

红杏回过神，咽了口唾沫，在红绸子包裹的扩音器前站定：

“嗯，嗯，乡党们，那个啥……二锁呀！”她又冲着台下的二锁嫣然一笑。

刷，所有的目光都去“找”二锁。二锁双手抱头蹲下了。

“嗨，嗨，二锁！劳模在台上叫你呢，快快站起来……”

“二锁啊，你小子福大得很，那么多人，这‘满天星’可就只‘看上’了你一个，人家可是劳模哦！”

“二锁，你站起来嘛！喂，劳模，你的二锁在这儿呢！”

主持人从台侧冲出来，双手一刹，台下的嗡嗡声静了。

张红杏正眼泪汪汪地诉说：“……反正，我再不想挨饿了，我知道肚子饥是个啥滋味……我爸饿死了，我哥也饿死了……”有人开始抹泪，是想起了刚刚过去的三年大饥荒。

舞台一侧，队长胡新化瞪着张红杏，夸张地拍打着胸口。

红杏领悟了，立即转脸说：“乡党们啊，那我，就在自个儿心口上砸一锤头，啥话都不说了，今日个，单给大伙儿说几句心里话……”台侧的胡新化松了一口气。主席台上，夏干部面带微笑，冲他频频点头。

“我这人粗，好听的话不会说，哄人的话也不会说，我自小就爱说大实话，刚才，公社有个夏干部问我，是啥面貌，我就实话……实事求是地说，是麻子脸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大伙儿忆苦的泪花还没干呢，霎时间又笑得前仰后合。台下秩序再次骚乱了，其他小队原本不认识张红杏的人，拼命往台前挤，就为看清，她那张脸是否真是“满天星”。主持人又从台侧飞冲出来，双手一刹，一刹……连刹了几下，这次不灵了。

“张红杏，劳模，张红杏！”有几个年轻人叫喊着，张着手一个劲儿往台前挤。

红衣青裤的张红杏，像一支红艳艳的火柴杆在台上，被乡亲们的情“味”地点燃了，她紧握扩音器，大声喊：“噢！不要乱，不要乱嘛！你们到底是听我说，还是看我说？”

立刻，安静了。“好，对嘛，你们不给我面子，要给台上主持人面子嘛。好，都听我说啊。乡党们，咱说实话，你们说，谁不怕饥荒，谁不知道累，谁不知道苦？除非他不是爹生娘养的，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！”

疯狂鼓掌！炸裂的笑声，像一群惊慌失措的鸽子扑棱棱飞过墙！

“实话……实事求是地说，我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下死命干活儿，为了啥？就为了孝敬这张又要吃又要喝的——×嘴！”她啪地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子！

“轰”，又像是放了一个朝天炮，大伙儿笑得脚手抽筋。

台下大乱！队长胡新化眼见夏干部一拍桌子，拂袖而去！

张红杏从此远近闻名。

3 打靶风波

人民公社响应国家“提高警惕、保卫祖国”的号召，组织各生产小队的社员军训、打靶。张红杏成了“飒爽英姿五尺枪”的女民兵。

秋收后，公社武装部来人，要挑两名打靶能手参加公社组织的打靶比赛。女民兵们列队欢迎上级领导。鼓完掌，胡新化请出公社武装部的甄领导，“给大家讲讲国际国内形势，再说说这次大比武的战略意义”。

甄干部的发言，让女民兵们进一步认识到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；要有“练好一身本领保卫国家”的信心和决心。

“下面，大家再鼓一次掌，欢迎咱们的李教练，他为了带咱这支队伍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非常辛苦。现在，请他来宣布推荐人员名单。”胡队长话音一落，女兵们拍着手，一齐扭头看张红杏，朝她眨眼睛。

名单宣读的结果却令女民兵们很意外，公认的打靶能手张红杏没入选。“等等！选她俩去，我没意见。我要先和她们比一比！谁赢了，谁去比赛！”张红杏追出队伍说。

“这……”李教练望着胡队长犯了难，眼前这个结果他早料到了，也曾悄悄提醒过胡队长。甄干部不知原委，冷眼旁观。

胡新化笑容满面：“哈，是这样的，你听我给你说哈，这次挑人，可不像上次评劳模……”一提到“劳模”，胡队长的眼皮蹦蹦跳跳了好几下！那年的劳模大会，他至今记忆犹新，那是当众出丑，出胡儿台人的丑！

张红杏牙尖嘴利。“比一比，锤对锤，打靶的指标谁也不让谁！”

“噢，对对对。说得好。这次挑人啊，我和你们李教练、公社甄干部一起商量了很久，从各方面综合考虑……”

“那我不管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们是挑打靶技术好的，还是挑模样好的？”

胡新化灵机一动：“对、对，我们就是根据上级要求，政治面貌啦，打靶技术啦……总之，综合考虑吧。”这一说，张红杏哑了，蔫了。胡新化催促一旁发愣的李教练：“快些，老李你还发啥愣呢，麻利叫两个女娃收拾东西，马上出发到公社集合！”

“等一下！”张红杏追上来，“我跟你们一起去公社！”

“呸！我的个先人呀，公社是啥地方？你想去就去？上次的大会开砸了，人家都怕你啦！夏干部到现在一提起你，就害头疼！”胡队长将挑在肩头扎势的薄褂子一抖，抬腿欲走，衣服后襟被张红杏给拖住了：“胡队长，一码归一码，过去的事儿不记挂。你也甭拿上次开会的事来压我，我宁愿不当那个鬼劳模！一会儿我回家去，把那个铜片片（奖章）还给你们。我就要去！去公社问个明白：打靶比赛，凭技术，还是凭脸蛋光？谁要给我说，是凭脸蛋生得光，那请他立即下马，站在我面前，拿脸给我打个十环九环，给大家伙儿看看！不然，

我就是不服气！”

女民兵们拍手、跺脚，齐为张红杏叫好儿，刚选出来的那两个女娃也羞答答的，开始往队伍里缩。胡新化生气了，当着公社领导甄干部的面呢！他咳嗽一声，挥手让大家解散。

“夏干部他提起我头疼？他头疼不头疼，关我鬼事！参加民兵大比武，我‘保国卫家乡’，又不是‘卫’他夏干部，更不是‘卫’你胡队长。你不让我去，我自个儿去！”她头一甩，抢先一步走了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张红杏，你回来！”李教练喊。

“哦，她就是张红杏啊！哈哈，有性格，我看……”甄干部开了腔。

张红杏如愿参加了“美县人民公社女民兵打靶比赛”，以三个十环、四个九环、一个八环的好成绩，获得第一。颁奖那天，领导采纳了胡新化的建议，取消“获奖代表讲话”环节。

4 婚 事

张红杏都二十出头了还没有婆家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。要不因为“满天星”，谁敢说毛眼眼、红嘴嘴的她不是个大美人？再者，她这个人啊，平时行事说话也太直愣，一般男娃都担心降不住她。也有个别胆子大的，托人来提亲，她却一句话把媒人支开一丈八。

“自己的爱人自己瞅！”红杏毫不掩饰她喜欢队长的儿子胡二锁！明知二锁已订婚，她还人前人后，一双大眼睛火辣辣地追随着二锁转。

这一年的冬麦寸寸未经霜，长势碧绿喜人。麦田里，提竹篮剅草

的婆姨女子成群结队。李嫂和胖嫂，唧唧呱呱一路走来，一见红杏正蹲在麦地里锄草，二人喜出望外。

李嫂飞奔过去：“呀，这不是红杏嘛！俺，大马路上刚过去的，那人是胡二锁吧，跟在他身边，穿红的女娃，是不是他对象王小慧？喂，嫂子问你话呢！”

红杏埋头锄草，对问话充耳不闻。胖嫂气喘吁吁跟过来：“呀，李嫂，还是你眼睛尖哪。二锁带他对象去供销社了……红杏，你甭急，嫂子给你再找个好的，行不？”

“对呀，胖嫂，都说你人缘广，你早该给咱红杏张罗张罗了！”李嫂推胖嫂一把，眼一飞，嘴一努。胖嫂大腿一拍：“哦，对了，我听胡队长说，过完冬，就给二锁和王小慧办事呀！你李嫂呢，她有个娘家侄子，今年刚三十，人光光净净，没疤没痢，家里有一出两进的大宅院……他也知道你是干活的好把式，家里地里都拿得下，只要你愿意，过门去就让你当家。红杏，听嫂子一句劝，你这年龄，该找婆家了。”

“我找不找婆家，跟你有啥关系！又不吃你的，喝你的！”

李嫂和胖嫂二人舌一吐。李嫂嘴快：“咿咿咿，看你这女子啊，把我们一片好心，当成驴肝肺了！你不急就算了，说这难听话干啥呢。那，咱们就一起等着吃二锁的喜糖吧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红杏不抬头，一铲子下去，把一疙瘩长势极好的麦苗连根剝脱了。胖嫂李嫂一对眼，扑哧一声，忙忙又都捂了嘴，二人勾勾搭搭，碰肩撞膀地走远了。

红杏一屁股跌坐到麦地里，忽又爬起来，抓起一疙瘩带泥的草根，朝她们的背影使劲儿扔过去：“长嘴雀儿，死去！”

红杏心如明镜，深知哪样的女娃惹人爱。可要她去学人家那样

慢声细气，扭扭捏捏，抛眉弄眼，绝对不成！红杏热情爽快，心灵手巧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蹦的，她瞅一眼，笔能描，手能绣。没见过的东西，只要人能描述，她就能整出个眉目来，甚至做得比说得还像。总之，不论啥事，只要她想做，就没有办不成的。

从地里回来，红杏没吃晚饭，靠在门柱上一眼眼发愣。“妈，胖嫂后晌说，过完冬，二锁要结婚，你听说没？”

红杏妈一愣：“嗨，他结婚关你啥事！”瞥见女儿不自在，忙又柔着嗓子说：“唉，人世间哪有好女不嫁男！认命吧！”

“不！人活一辈子，不争个上风头，还有啥活头呢！”

“女娃娃家，不能争强好胜，会吃亏的！”

“吃亏也不后悔。没试过，那才后悔！”

“你呀！”红杏妈放下泔水桶，忧心地盯着女儿。红杏斜刺过来，腾腾腾提着泔水桶往后院去了，不一会儿，后院里传来猪娃子们欢快的叫槽声。

半夜，红杏一骨碌爬起来，翻出她妈结婚时穿过的红袄，拆拆缝缝，改了整整一夜。她妈骂她，嫌她费了豆油。“噢，你真畜皮，点你一晚上亮，你都心疼！你女子嫁不出，老在娘家，你就不急，不心疼了！都说当妈的为女子急，我看你一点都不急，就知道心疼你的灯油！啧啧啧！”

“我才说一句，你回了我三句。点灯与嫁女有啥相干呢？看你，看你，把好好一件衣服给糟践了！”

红杏“咯噔”咬断线头，嘻嘻笑着不搭话。

村里眼尖的婆娘们最先发现了红杏的变化：“哟，这死女子！咋突然给转了性了，棉袄那么薄，还把个腰围收紧，勒出一抻宽的小蛮腰。担起水来，毛辫子往后一甩，撅着屁股，一走三晃，怀里像卧了

对兔娃……”

红杏觉察到一束束嫉妒喷火的目光，像李玉和手提红灯来回探一样，将她上下打量。她不羞不臊也不恼，憨憨地问好：“胖嫂、李嫂，起得早啊！哎，地上还有霜，当心着啊！”

两个女人袖着双手，哼哼哼漫应着，死盯着红杏，眼见她弹着大胸，扭着细腰，摆着胯骨，肩挑一担水，轻轻松松，忽闪忽闪，水上漂一样走远了！

“阿弥陀佛！好在是个‘满天星’的麻子脸！要不然，多少男人眼馋死了还不知咋死的！”瘦马一样的李嫂，伸着脖子，爹着满头黄发，狠呆呆地说，“扭、扭、扭！看把你奴势的跌一跤，绊死去！呸！才龇蚤大的个人，胡儿台的啥风头都让你给抢光了！老天咋生下你这样霸风的女人！”

胖嫂子吃惊地盯一眼李嫂，痴望着远去的红袄细腰：“哎，哎，你再帮忙瞅一瞅，她那小细腰，是不是将将等于我一条腿粗……啧啧，怪了，以前看她，明明是个‘男人’做派嘛，咋一夜就翻过个儿了……你那娘家侄子，我看是没戏了！再看看有没其他合适的，快快嫁出去吧，省得招人惦记。喂，给你提个醒啊，看好你家那只骚狗！”她说，着，“砰”地撞一下李嫂。

李嫂猛然一闪，险些跌个狗啃泥。胖嫂忙伸手揽住了她，猩红的舌头伸出大半截来，颤着不肯缩回，一脸抱歉的样子。

李嫂扑啦扑啦，弹弹衣襟，斜一眼胖嫂：“光知道说我，你也是啊！让你老汉把腿夹紧！”

“嘎嘎嘎……”两个女人对看一眼，放肆地笑了，迎面的冷风，呛得她们又“咳咳咳”地咳起来，像两个病了多年的痨病鬼！

还有一个人也注意到了张红杏的变化。

近来，天一亮，二锁家头门一开，红杏就过来担水。她站在高高的井台上，辘轳把一摇一摇，欢势的歌声一飘一荡随着水音儿扩散开去：

这么大个窗户，这么大个门，

这么大的女子你咋不出门（嫁人）……

歌声一起，二锁就从残梦中醒过来了。他揉揉眼窝，愣愣神儿，嗨，不是聊斋里多情的女鬼在歌唱，声音是从窗外飘进来的。他撅起屁股，贴着九格窗户的“亮口”往外看，婀娜多姿的红杏转着辘轳，身子一颤一颤，二锁心里忽然猫乱猫乱的……唉！原来她也知道打扮，可惜啊，要不是个麻子该多好！

“呸！二锁，我吵醒你啦？”红杏猛然扭过身，白白的麻脸笑成一朵花，朝着窗户盛开。

胡二锁吓了一跳，“咚”地倒回炕上，慌忙抓过被子蒙了头，却隐约听得红杏“咯咯咯”笑着走远了。他偷偷琢磨着红杏刚唱的那首曲儿：

这么大个窗户，这么大个门，

这么大的女子你咋不出门……

嗨，这个张红杏！别人取笑她、编排她的歌儿，她自己还唱呢！要是传出去了，以后想嫁人更难。我要不要提醒她一声呢？算了，她就是个疯女子，二百五，何必招惹她，反正和她这辈子“一个锅里搅勺把”的人又不是我。二锁胡思量了半晌，才钻出被窝，长长舒了一口气……

隔三岔五，红杏常来串门，看见二锁他妈干活，立即挽起袖子帮忙，不论脏活儿净活儿，麻利又泼辣。二锁他妈心里替她直抱屈：老天爷太不公平了，这女娃人品、模样都没弹嫌，偏偏是个麻子脸！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